

## 第二章 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的人性思想

### 一、「論語」的人性論

言及「論語」的人性論，首應探討「論語」書中有關天的觀念。茲摘錄與天相關的篇章，作為參考。

「子曰，吾十有五，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——為政

「王孫賈問曰，與其媚於奧，甯媚於竈；何謂也？子曰，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——八佾

「子貢曰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——公冶長

「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夫子矢之曰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」——雍也

「子曰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——述而

「子曰，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，何為其莫知子也？子曰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；知我者，其天乎！」——憲問

「子曰，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，而不畏也。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——季氏

「子曰，予欲無言。子貢曰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」——陽貨

「子畏於匡，曰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

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」

——子罕

「子罕言利，與命與仁。」——子罕

「司馬牛憂曰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，死生有命……」

——顏淵

「……子曰，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

公伯察其如命何？」——憲問

「子曰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」——堯曰

春秋時代，已將天、天命，從人格神的性格，轉化而爲道德法則性的性格。<sup>(1)</sup>四季遞嬗，日夜更迭，生生不息，萬物滋長，孔子闡發說：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」這生生之德，剛健不已，其中即含藏大化流行的仁德善心；宇宙的運行，便煥發著生機揚溢的造化之德。

人立於穹蒼寰宇之際，仰不愧天、俯不怍地，人的存在所自何來。孔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。」天的造化真幾流貫於人性之中，性與天道便合而爲一。人的秉性，因此而有了生機盎然的生生之德，所謂的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之諦。

人之性涵蘊著宇宙天地生化之幾，那到底性的內容爲何呢？孔子以仁來點豁性的內涵生機，用仁來連結性與天道，使得下學而上達，五十而知天命的天人合一路途成爲可能。仁的精諦爲何呢？茲摘錄「論語」，相關的篇章，作爲參考。

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——述而

「……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——顏淵

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——里仁

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吾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

我未之見也」——里仁

「……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——雍也

顏淵問仁，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！」——顏淵

仲弓問仁，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——顏淵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  
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  
——雍也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；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——子路

子張問仁，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」請問之，  
曰：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……」——陽貨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——雍也

司馬牛問仁，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訥。」——顏淵

子曰：「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——里仁

子曰：「剛毅木訥，近仁。」——子路

原憲問：「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？」子曰：「可以爲難矣！仁，則吾不知也。」——憲問

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，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——憲問

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

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……」——憲問

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——雍也

宰我問三年之喪……子曰：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（汝）安乎？曰，安。（曰：）女安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，則爲之。」宰我出，子曰：「予之不仁也。……」——陽貨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——學而、陽貨

子曰：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——里仁

子曰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——雍也

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——子罕

子曰：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——憲問

因此，可以結論的說：「仁是融合性與天道的真實內容。」由於仁即是天德、生生之幾，由天生德於予，它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生命當中。又仁是生命的本體，要使這個本體在我們生活中呈現，就必須通過實踐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

由上所述，春秋時代，天已從人格神的存在，轉化成為道德法則性的性格。孔子立於時代洪流之中，首揭天的道德性存在價值，既存有又發用，賦與每個人的性中。人藉著仁的沛然莫之能禦的實踐，使得仁融合了性與天道。從這條脈絡線索觀之，孔子的人性應屬性善論。

## 二、「孟子」的人性論

孟子的天論思想，徘徊於神靈的天、義理的天、自然的天三者之間，所以天之涵義，宗教神性、物質自然、道德義理，三者兼而有之。<sup>(2)</sup>但孟子繼承孔子義理的脈絡，仍以道德義理的天為其天論思想的核心。所以，天在孟子的人性系統中，是人性的終極根源，亦是宇宙大化善的流行，其思維與孔子同。茲引錄如下：

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（離婁上）

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（公孫丑上）

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（告子上）

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知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（盡心下）

我國言性的系統，以中庸「天命之謂性」為一代表，另一為詩經「維天之命、於穆不已」以及易傳「繼善成性」，皆是形而上（本體宇宙論）總體而言之。孟子進路則不從形而上統體言之，他從內在的道德性而說性。性成為潛隱自存的本體，它必須通過心的覺用活動而呈現。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：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非所以內（納）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」（公孫丑上）

從不忍人之心來見性善，即心言性，以心善言性善。

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詩曰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』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』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（告子上）

由四端之心來見性善，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心，是性體發露出來四端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。」（盡心上）

本心即性，心性是一。

孔子以仁融合性命天道，而性命與天道流貫爲一；至孟子則更挺立人的道德主體，更向內收，由心的四端作用，驗證人性皆善，並找出性善的普遍性，稱之爲性。可以說，心是主觀的性善生發作用，而性是性善客觀的實體。心性合一這條人性動脈，隱約透露出人天愈發殊途，或者說天的善機，轉由人的內心加以證成。

不過，孟子內心言性抉發出性善的根由，並沒有斬斷天人之間的關係，天人還是感通合一的。天道性命相貫的初機，本是由外向內收，由上向下斂；至孟子「夫子以仁發明斯道，其言渾無罅縫。孟子十字打開，更無隱遁，蓋時不同也。」<sup>(3)</sup>他由內向外開，由下向上昇，縱貫橫攝，十字打開，心性天通而爲一。

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

（盡心上）

人之性受之於天，通過天所命於人的性而返本溯源，即可以知天。是故，孔子踐仁以知天，孟子必盡心知性以知天，心性天通而為一。

由心言性言天，從四端之心驗證心性天三者合一。但盡心知性知天，尚須存心養性事天、修身不貳以立命，才能三月不違仁，時時警策，拳拳服膺。

孔子的性命天道相貫，孟子的心性天三者合一，仁與心性這個「主體性」亦本是與「超越客觀面」之天命天道相通，具備了既超越又內在，既內在又超越的特質。牟宗三先生言：

天道高高在上，有超越的意義。天道貫注于人身之時，又內在于人而為人的性，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(Immanent)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康德喜愛的字眼，說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(Transcendent)，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(Immanent 與 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)。天道既超越又內在，此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，宗教重超越義，而道德重內在義。(4)

綜結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的人性論，兩者皆闡發性善的立論。孔子由天命心性相貫之仁的踐履，五十可以知天命，下學而上達；由仁的實踐工夫，搏造天命與心性。孟子則更挺立人的道德主體性，直截的由心的四端之心，來證成人皆性善的客觀實體；並透過心性的存養擴充，瞭然原來心性天交流為一。論、孟二書，表徵性善立論，並豁顯既超越又內在的特質。

### 三、「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」典範的檢討

「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」典範由張灝提出，並長期成爲支持儒家與民主不相容的理論根據。張灝首先指出，西方的自由主義兼具性善及性惡的雙重傳統，正視人的罪惡性和墮落性，表示人性含蘊有極深的幽暗意識。

幽暗意識的提出，潛藏著道德的意味。人有可貴的性善情操，但亦會產生猙獰凶殘的雙重性面貌。自基督教傳統而言，人墮落因由所導致的不完美性，不可能神化。基督教性惡的觀點，對西方的民主政治造成了深遠的影響。

既然人性如水之就下，易蹈沈淪陷溺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，人性就成爲不可信任；爲了防範人性權力的迷失，就必需建構分權的法制制度，來防範人性權力的肆虐猖狂。而分權和法治制度，恰是民主政治的精髓。

反觀，儒家的性善主張，每個人經由下學上達，成德的踐履工夫，便可以上與天道相貫，而在日用與倫之際成聖成賢。政治的領導者，更應透過內在的反躬自省，達致聖賢的境域。所以，政治的權力是可以交給體現至善的賢者，而不需民主法治架構的捍衛。匱乏了防範性惡的法制間架，性善論就與民主傳統大相逕庭了。<sup>(5)</sup>

儒家的性善論，真的開不出民主法治嗎？是否是一項不可脫厄的困局呢？

### 四、當代新儒家的人性民主開出論

當代新儒家唐君毅主張，宇宙的根源在仁心的大用流行，皆由仁心加以統攝。但是，仁心並非永遠的清澈，偶或會遭受物欲的遮蔽，



而為習心。我們將政治界定為幽暗意識權力現象的習心，是人性陰暗而活動的衝突矛盾。若經過反觀自照，「權力欲遂可化為對他人權力普遍承認之道德意識。」<sup>(6)</sup>從對他人權力普遍承認之道德意識，亦可開發出捍衛權力的民主法治間架。

另一儒者牟宗三之見，人皆為堯舜，每個人都性具仁心。仁心是現象界存有論及本體界的存有論之基礎，它能感通覺潤，仁智齊顯的創造作用，而下開現象界的存有論。惟仁心與物無對，心外無物，它是存有論（創造的）實現原則，稱之為智的直覺。

智的直覺可以張橫渠正蒙大心篇有云：

天之明莫大于日，故有目接之，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。天之聲莫大于雷霆，故有耳屬之，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。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，故心知廓之，莫究其極也。

心之廓之是智之直覺。但是仁心的智之直覺，「只能知道物的如相，直覺物自身並加以實現，但它不能把物推出去，置定於外，以為對象。」<sup>(7)</sup>所以，智的直覺僅是理性的運用表現，無法開出民主政治的理性架構。

牟氏提出良知（智的直覺）自我坎陷的辦法，把物推出去，經此坎陷，從動態轉為靜態，「從無對轉為有對，從踐履上的直貫轉為理解上的橫列。」<sup>(8)</sup>民主政治，乃成為智的直覺客觀外化實踐的要求。因此，性善論還是可以經良知的坎陷，而開發出民主政治。

另一新儒家大儒徐復觀，則認為「西方民主政治根源初於功利主義，儒家的民主政治不是反對功利主義型民主政治，而是超過功利主義型，奠基在仁的基礎上；使得近代的民主政治更加強化，來解決制度上所不能解決的問題。」<sup>(9)</sup>

民主政治以仁的性善論為基礎，發揚了理性高度自覺，建立了人

與人相互信賴的依據，「性善論彼此信任，成了民主政治存在的理據。」  
(10)彼此信任，可以建立共識的民主政治法治間架，而彼此猜疑，構築了陰森的獨裁政治。

從上述三位當代新儒家的立論，可以見出性善之論或許無法直接的建構民主政治的法制間架；但是，並不表示性善論就與民主政治是矛盾、相互衝突的；應當可以說是相容的。

性善論，彼此經由良知的直覺，相互肯認對方的良善之心。良善之心，涵蘊著人格尊嚴，人人平等的真諦，自然而然符合了民主政治的思想內容。而為了保障每個人的人格與尊嚴，尊重每個人平等的權利，自由平等為宗旨的民主政治架構自會構築起來。所以說，性善的人性義理，並不與民主政治的人性思惟相互對立矛盾。

縱然，性善的人性義理，可能僅落於道德界，而無法曲折轉為現象界。智的直覺還是可以坎陷，轉為與物相對，把物推出去，視權利義務為對列的理解，進而建構一套捍衛權利義務的民主典章制度。

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的仁心性善之論，還是可以直接的開出民主政治；若因理性運用表現而圓融涵攝，無法建置民主政制，亦可以採間接或遮蔽的習心來開發民主的架構。由此論述歸結，論、孟的人性是與民主政治相容的。

## 註 釋

1. 徐復觀，《中國人性論史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九四年，頁八。
2. 劉瀚平，《儒家心性與天道》，台北：商鼎文化出版公司，一九九六年，頁九六。
3. 陸象山全集，卷三十四，語錄，世界書局，頁二五三。
4.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一九七四年，頁二六。
5. 參閱張灝，《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八年。
6. 唐君毅，《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五年，頁一八七。
7. 牟宗三，《現象與物自身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頁一二一。
8. 牟宗三，《政道與治道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二年，頁五七～五八。
9. 徐復觀，《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》，台北：時報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一年，頁四〇二。
10. 徐復觀，《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七年，頁一一〇。